

孙中山公事略

陆 灿 遗著

整理者说明：著者陆灿（1874—1949），又名文灿，字立本，号炳谦，别字逸生，广东香山县翠亨村人，陆皓东的堂侄，与孙中山一家长期保持颇为密切的关系。一八八七年至檀香山求学，任《檀山新报》（《隆记报》）译员多年。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到檀香山创立兴中会不久，他即参加该会。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又返国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一九二九年《檀山华侨》在檀香山出版时，他曾为该书撰写《孙公中山在檀事略》一文。三十年代，在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任“名誉采访”之职。本作品乃是手稿，解放后由陆家后人捐赠给翠亨孙中山故居。连同一起捐赠的还有陆灿于一九三七年所撰《陆皓东公事略》的手稿以及其他照片实物。本作品既无书名，也未标明写作时间，但估计在三十年代执笔的。

这个稿本的内容，一部分是根据著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记录下来，一部分则编译自当时人的记述。全稿似未完成，孙中山晚年的事迹就没有叙及。该稿对孙中山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存在着若干史料失实之处，某些文字也欠通顺；而为了尽量保持它的原貌，让读者们自行研究鉴别，故一概不予更改。我们主要做了如下的整理工作：第一，标点和分段；第二，改正明显的错字，增补明显的漏字；第三，删去少数毫无史料价值的

节、段（如介绍太平天国起义经过等），调整个别节、段的次序，某些节的标题也作了相应的改动；第四，代拟书名。

国父出世

孙公讳文，原讳帝象，字德明，号中山，一号逸仙。生于民国纪元前四十六年阴历十月初六日寅时，即阳历十一月十二日。籍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在新改中山县东镇第四区，距城六十里。水道达金星岛，由香港经零丁洋税关至泮沙湾，由崖口湾登陆，乘人力车可到村间，计程不过四里。村前有一林，由沙岗仔至竹头园，树林葱葱，碧绿可爱。左耸犁头尖山，公之祖墓在焉。右近金槟榔山泉，乡人咸在此取水作饮料。远瞻牛头山，环绕西南至东过半村之山门溪，发源五桂山，离村略远，多产草药，特产乃吊钟花，冬令落叶，取梢浸养，初春发叶开花，远近到采。村面背皆向禾田，烟户不过百家。户口皆东向，惟孙公住宅则西向，陆皓东祖屋亦然。孙公薨逝时，翠亨旅檀乡人，咸赴檀侨哀悼会举哀。

公父讳林，字达成，号道川。业农，为村中忠厚长者。公母杨氏。皆享高寿，终时俱在八旬外。公兄讳眉，字德彰，号寿屏，尝在檀香山茂宜岛畜牧，积资数万，前后尽交其弟经营国事，几至破产，乃回中国，在九龙再业畜牧，藉此联结党员，运动新军起义。辛亥三月廿九日黄花岗先烈起义失败，被解出境，遂往广州湾经营商业，召集旧党。迨武汉成功，公被选为临时总统，眉公又回澳门，组织卫队，随行就任。民元回乡，民三在澳门弃世。

孙公未降生前一月，其母杨氏太夫人夜梦乡庙之所谓北帝者，

披发现形，惊醒后诞公于翠亨乡之里第，故以“帝象”命公也。

少年居乡

孙公幼时在乡冯家祠书塾读书，其师为赖桂山及程直生诸先生，馆规甚严，循循善诱。其中学童性多好动，公其一也，常与同学列队争斗，故绰号为“石头仔”。遇不平等事，如乡人之畏盗畏差者，常挺身干涉。

由檀山回乡后，凡乡政如教育、防盗、街灯、清道、防病，皆为筹办。及学医后回乡，凡来求诊治者，皆不受医金，活人无算。一日在乡，见有患脚痛者向一流民而冒行医者求治，该医先索十余金方允下药，公曰：“医者父母心，彼勒索如此之巨，必非良医，何就医为？”该医手出飞铊，叱曰：“汝若倒我饭碗，吾当以此铊死汝于一击之间！”公即奔回家中，取得手枪，向医曰：“汝冒医行骗，吾将以枪死汝于一击之间！”该医懊恼避去。后公示患者一方，以白矾猪膏埋药，竟获痊愈，所费无几。

孙公居乡，书席前中西文咸备。医科、格致、游戏，每日均以时间表定之。余暇即从乡中宿儒陆星甫、杨汉川潜修国学。又常带青年到山门溪作泅水种种游戏，及学枪法、习体操等事。公与乡人陆皓东、杨鹤龄、杨心如常谈革命，出入与偕，乡亲目之为“四大寇”。

留学檀香山

孙公在乡间，见乡人由广州、香港、澳门、金山、檀香山而回者，经济丰裕，并谈洋务，故有出洋之志。其兄旅檀业农，已

有积资，能助入学。公遂于一八七九年夏抵檀香山，寄宿于意奥兰尼学校，时年十三。与殷商钟宇、唐雄等同学，向学极勤。当时每学生学费约百五十元，便足一年之用，因其时檀岛生活程度甚低故也。别校所收学费更有廉于此者，惟其兄爱弟心切，不吝资助，故始终无转校。

土人骂夏乌刺初，教英文字母。校长威利士牧师，乃由英国新派来檀治理校务者。学生朝晚须到教堂祈祷，并令在校长住所用餐，拜上帝，读圣经，同学华生概为信徒。公意欲洗礼，以告其兄，不料兄闻之怒甚，且悔令入校，大有“用夷变夏”之忧，责骂备至。时有翠亨乡人杨鯤池者，晤其兄曰：“此子有大志，信外教何害？不可过于束缚。”其兄怒仍未已，暗禀太公，促他回乡加以严训。公以有志未遂，旋下埠，求助于同学钟宇君，且留居其府上。

一八八二年七月廿七日举行毕业礼式，来宾甚众，在座有檀香山国王架刺高、王后奄麻、宫主利利奥兰尼。英文法科，由国王奖赏，公为第二名。公于三年前英文未识一字，竟获第二名奖赏，足征其敏而好学也。

毕业后决意回国，未有旅行费，同学华生每助数金，并由教士化冷爹文与西商波云士等助资回港。钟宇君雇艇送公开船，缘当时檀港尚浅，轮船寄碇海心故也。一八八三年到乡，具有中外学识、文明思想，其成就伟大之事业，即基于此矣。

破除神权

公由檀抵乡，受父母所责，依然不易其志。尝与其友陆皓东等巡视庙宇，将北帝神像手指折断，后过左廊，将金花夫人神像

面皮刮破，一耳坠下；独留右廊天后，未受损伤。乡人见之，大生鼓噪，谓将一乡所敬奉之神像毁辱，必罹大祸。召集乡老会议，诉诸太公，谓其子如此举动，大碍乡规，若神降灾，惟伊是问。当时太公当众认错，应允从新再塑神像，众怒始平。公有此出人意外之举动，其超群志向、改革思想，乃革命之起点也。由此观之，此等毅力精神，比诸一八二四年檀香山王后架比阿兰尼在车娄威琉璃山诋毁琉璃神尤为勇敢。盖王后至尊，世上无有能罪之者；而公则一介乡曲少年，乃能不避灾害，敢入庙中拆毁偶像，且又不惧众怒，是诚难能可贵者也。公以故乡之人迷信神权，骤难改革，知广州有一基督教堂，必能觅得知己，可以暂借枝栖，公遂离故乡而赴羊石矣。

维新发轫

公自抵省后，往广州英美教会之医院帮工。此院乃嘉医生主任。后嘉医生见公非常勤学，略授以医术。当时教会正拟开医学校，以为教授华生学医之所，公乃立意学医。

行年二十，奉父母命与本邑外堂乡卢耀显公女公子慕贞结婚。生一子名科，即哲生君。又生二女，次女于民国二年离世，三女琬配戴恩赛博士。卢夫人税居澳门。

公入香港雅利士医院学医，此医院乃何启博士所设立者。博士前在苏格兰得医博士衔，及在英京再得大律师衔，与英妇雅利士结婚，夫人旋在港弃世，故博士创办该医院以纪念其夫人雅利士也，今已归并香港大学矣。民前十六，何公见中国国事日非，皆因泥于守旧，作《新政论议》一书痛陈变法，意欲平售普及国人。公与各有志之士，皆踊跃代售。编者回国亦买百本遍送亲

朋，惟时势未至，接受者视若闲文。

公从学康特黎博士五年，一八九二年始在医学堂毕业，所领凭照予权用内外科行世，公即往澳门设医馆。澳门在香港对面海湾，乃葡萄牙租界，一五五七年由中国租借开埠，概限制外国人经商。至一八四二年五口通商后，商务始盛，大开烟赌，以收饷为行政之资。埠中华商设有医院，乃用中药治病，该院请公用西法行医，常有剖割大症，即请其师康特黎由港过澳同施剖解。公因是救活多人，口碑载道。乘间招集党人，图谋革命。后葡人忌公医术，谓未有葡国医照，不准在澳行医。遂往广州博济医院（今改名中山医院）悬壶。常有政界踵门求治，藉此知官场腐败，公遂撰革旧维新一书上李鸿章，署名《孙文上书记》。旋与陆皓东等作京津之游，李相见书不纳，再到檀岛组织兴中会。

考察历史之革命

孙公自上书与李鸿章不纳之后，其革命思潮愈加炽烈，决意直接推翻专制政府。公每日手不释卷，遍阅英、法、美革命书，参以中国历史所言历代变政。有法国著书者言：公熟读卢骚战史，深知人类解放之大进步，及铲除暴虐，革命乃第一法门。若变中国，必先驱逐满人，去其阻力，然后可以维新，而使中国在上世界上与诸雄国齐驱并驾。渴望民主政体施于民众，决定三民主义矣，五权宪法之所由来也。盖其在檀岛及香港见闻中之善政，居民安居乐业，是以蓄意为一革命领袖，竭其毕生之精力行之。附从者望之如泰山北斗，尽心护佐。

中国革命事业见于历史者，凡二十四次。孟子曰：“民为贵，君为轻。”此语为民权之嚆矢。惟国人向被满洲政府笼络，智识昏

暗，其明达者又不敢纵谈国事，以免有危及身命。盖自洪杨革命由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四年告终，二、三年后孙公出世矣。洪杨革命与孙公革命，其宗旨相同，皆欲解放中国于满人束缚中也。洪秀全则谓奉上帝之命，其事必成；孙公则谓合世界潮流，其志必达。其同志大都由少数而成多数，其组织则由秘密而开明也。

游 历 檀 香 山

孙公游历檀香山前后凡三次，多住郑照家。檀岛华侨皆属广东籍，与公有同乡之谊，且吸受自由风气，思想文明，知中国非实行革命，不能达自由平等之目的，故公攘臂一呼，响应者众。

公到埠未久，适英人康特黎医生回国，道经檀埠。常例，过往船客必登岸游览一天。康医生夫妇带一日本女佣同乘马车游埠，公遇于途，上前招呼。康医生错认为日本人。令日妇为之传译。公以英语向康医生回答，说及姓名，方能认识。及畅谈已毕，握手言别，康医生谓公曰：“若到英国，请在我家居住。”公诺之。

留檀数月，忙于运动，招集党员，开会于何宽君家（何君现尚居檀埠），当时会众不过三十名，议决立兴中会。入会者须要宣誓表其忠诚，不能泄漏会中机密，并服从首领命令。檀侨先后入会者甚众。按曾当该会书记者云，该会记录已于一九〇〇年火焚华埠时失去。惟其主席乃刘祥公，理财黄华恢君，书记程蔚南公，顾问李昌公。李公乃前在香港皇后书院毕业，与侨商程蔚南公同学。李公学贯中西，檀山政府聘其来檀充当衙署通译，乃革命党中之握要人物也。入会誓词，由他布告。孙公首先行之，其法，用左掌上置圣经，右手向天高举，恳切求上帝监察。后一一照誓词宣誓。誓后或遇危险，甚则至死不变。会员大都青年有志

之士，后有遵孙公号召回国者。其尚留檀山者皆名望商家，及热心之基督徒，或在银行及大商店当职者。该会第二次开会则有百人，三次则更多矣。

众以将来或须回国作战，乃选出会员一班，请一丹麦人曾当中国南洋练兵教习队长名柏者，在化冷爹文先生书院教以兵操，每星期操二次，系用木枪，编者亦与焉。爹文先生生于檀岛，学成往中国传教多年，是时回檀，设学校教授华童，故到场习操者，先生多相识，惟其秘密用意，则先生尚未深喻也。当时中国人尚垂辫发，独意奥兰尼学生短发易服。

孙公在檀时募集会款美金六千元，当时作为巨数，因华侨财政非厚，惟恪守党纲，尽其能力以助之耳。

编者承孙公之命运动社会，在檀香山当《隆记报》馆翻译时，创设中西扩论会。闻公为国事奔走，第二次来檀，欢迎登岸，在《隆记报》馆设立机关，由此合集开设兴中会，创办寰球学生会檀山支部、四大都会馆、夏威夷华人公所等会馆。曾当中西扩论会主席三任、记录五任，四大都会馆主席十任、英书记六任，学生会理财一任，华人公所主席六任、英书记六任。历年厕身社会，皆欲提高侨胞人格，奋起爱国精神，勉励青年学习中西文字，令入大学专科，以期报效于祖国也。孙公每于筹款，必有通讯，四大都会馆拨款及集众捐款已达万元，华人公所亦达五千元。此皆在檀岛对党国事务大略经过之情形也。

陆皓东与第一次起义

孙公在乡间结识陆皓东，称为道友，曰得一知己可以无憾。皓东亦谓孙公脑满，称为再世拿破仑。是以二人相得甚欢，饮食

起居必与共焉。

陆公讳中桂，字献香，号皓东，生于民国纪元前四十年，在上海出世。父讳恩，字廷汉，号晓帆，在上海业商，驳艇运货。善画工。稍有余资。公甫十岁，习见其父书画，甚有心得。一夕他父见其帐眉，画有最精美百鸟归巢，责他年纪尚少，岂可费许多资财购此精致物品。他云：自画者，不过买白地而成之耳。父不之信，促他再画一幅，不料公不数时竟再画成第二幅矣。翌年公父弃世，扶柩回乡，时年十二。在乡冯家祠与孙公同学，读书慧敏非凡，每日熟读百行。群童读书，他即看《三国志》，阅毕一回，即自描写一图以示书友，编者亦与焉。背书则先朗念。凡听音乐，回乡将谱教人。晚间所携灯仔，内藏自制抽力机器，水甌一热则在内活动。乡人称之曰“奇人”也。

十六岁时，广东办团防，钦命阅兵大臣方耀到县阅操。当时县官所报皆虚额，惟向各乡抽丁当勇。当时陆公欲窥军事，与乡人陈爵、陆帝焕等到濠头郑家祠操演。阅兵大臣高坐祠中，发令点兵，唱名应号毕，只令各勇在祠外放枪。所谓勇者，大半是烟精、乞丐，衣冠不整，有碍观瞻。放枪则参差不齐，或横身，或背指，亦算额兵。陆公返乡，将情形报与孙公，互相轩渠，谓若有革命健儿五六十人，则可夺得虎门炮台矣。

十八岁再往上海，习洋文不数月，在电报局翻译电文。因闻日本将与中国开战，约孙公同游京津，窥探军事。后孙公来檀，陆公则留沪运动党事。

至甲午年回粤，与乡人杨鹤龄、杨心如、港商杨衢云、陈少白、尤少纨等设乾亨行于香港，以运动革命，外观如洋行，内实为革命机关。编者到会多次，是时已绘成青天白日旗矣。因谋攻袭广州，遂与孙公回省运动文纶堂绅商署名条陈粤督，批准举办

农务学堂，设机关于咸虾栏，在此招集党员。惟急需军火，陆公回乡将田变卖，及夫人首饰换资，带往省城行事。时遇省城芳村福音堂起造，在港办有短枪藏入水泥里运省。不料在天字埔头为捅破露出，被搜充公，后又为巡勇侦悉机关。乙未九月九日事前之夕，陆公报告孙公，此事已泄，须要迁避。不料翌午到围，陆公因未检齐文件及人名部等物，是日往返数次。此次被拿，一同殉难被杀者陆公、朱贵全、邱四。被捕七十余人，多数省释，惟广东水师统带程奎光狱毙。就义时陆公廿九岁。孙公方回机关不远，党员将被围事报知，奔往水鬼潭埔头，用程启敬之旧煤汽艇，驰到唐家湾上陆，直到前在檀山同学唐雄君家，坐轿落澳门，转往香港。若当时搭轮船直往香港，必为两广总督所派驻港侦探在埔头拿获无疑矣。此乃孙公首次遇险得脱也。

陆公被捕，美领事到署取保。惟公当南海县官李徵庸审讯时，义愤填胸，曰：“我本想杀尔，今被尔杀我，还有什么言！”命取纸笔，直认革命，图谋维新，洋洋万言。审官见之为之下泪，吩咐解差不得脱其长衫，送至较场斩首。亲属不敢领尸，惟寻有他遗下一牙，持此安葬于犁头尖山下埕仔亭。乙未年春编者回国，陆公由省返乡，必到舍下，每日不离，忽闻噩耗，痛哭无已，事后亦梦哭公焉，感其首次为国流血也。孙公为临时总统回乡，给与陆公家属银三千元，以安其家。

革命之株连

陆公皓东为革命先觉已如上述矣，在世允为一革命首领，他不独深通中文，学普欧亚，品性勇敢，牺牲一切以助教育，欲建一良好政府，其名应留于青史。盖其先代民众流血，播其种子于

后继者，使之一跃为中国维新作事，或死于此道。

陆公有叔字星甫，乃翠亨乡正，当其闻陆公被拿时，恐被波累，惊慌不已。后因斡旋幸免。

戊戌年，编者先父陆兰谷（亦兴中会员之一），在乡间田亩中被广东水师提督何长清、兵弁何天保督队拿往省城，谓伊与孙文同党谋乱，讯毕下狱。初年备受苦楚，后幸因通晓文字，管监委帮理文案，宽宥相待。编者在檀多方运动，禀保数次，费去六千金。嗣后禀称“父困囹圄已有六年，祖母年近七旬，病在床褥，无人侍养，恳恩开释”等语，此禀呈请驻美公使伍廷芳咨文回粤，由总督德寿允准押送回乡。倘家严不懂文字，不得狱官优待，必与他犯同毙于狱中矣。

逃亡之孙公

一八九四年冬孙公到香港匿于友人家，知侦探窥其行动，及悬赏缉拿，公遂往问律师，英政府可以保护他居留在港否。律师答云：若有人告发或可成案，不如暂离此埠。公乃往神户，费用由其友人供给。所到之处，交友众多，且得人信仰。一八九五年三月中日和议之后，国人竞尚维新，青年辈纷纷往日本留学。惟当时尚有提犯之约章，若被本国政府行文购缉，可由中国领事递解回华。因此，公剪去辫发，一则可以脱离满洲制度，二则可以扮作日人。他对西报曰：“我剪去一生长成之辫发，先不剃头，又长起上唇之须，往衣服店买得一套最新日本装穿好，对镜一照，惊悉如许之大变相，方知天祐我也。因我较平常华人略黑一点，皮色象于母亲，故有人谓我有马来岛人血脉，或有人谓我在檀出世，其实皆非，我乃一纯正中国人。日本自战胜中国后，世人以

礼待日人，我扮日人，亦出入相宜也。若无此举，则不能逃脱数次之危险地位矣。”

公太夫人、夫人及其子女因公首次义举失败，不能安居于翠亨，遂迁居香港。一八九五年编者回华娶妻于翠亨村，熟识孙家，复檀时并代他带家属来檀，与其长兄眉公同住。眉公在茂宜岛畜牧，又设店于架贺雷埠，稍有余资，建筑大厦，俾其母、弟妇、二侄女及其侄孙科居住。

游 历 美 洲

一八九六年六月，孙公以檀山华侨赞成革命者十居其九，遂取道美国金山。该埠亦多粤人，大开欢迎会，慷慨捐资。由金山遍往有华侨居留各埠，招集党员。公到美西某埠，有一洗衣工人将其二十年之积蓄奉献，公不敢受，惟该工人意最坚决，公乃纳之。因该人听公之演讲，仇满非常热烈，当以身作则，令他侨踊跃输将。孙公谓欲改造中国，非实行革命不可，美国亦是如此，然后方可脱离英国束缚，听者皆心悦诚服焉。

当日孙公在美国，闻中国出使华盛顿之钦差欲尽力诱拿，将公解回中国。数月后，有月报访员问公，若俾拿提解，以何刑法处之。公曰：或先将脚踝夹实，用锤击碎，割下眼盖，将肉用小刀割为细件，死后不能领尸安葬。中国古律对于国犯无稍体恤，访员甚骇诧之。

游 历 英 国

一八九六年九月，孙公由纽约往英国。抵英京时，践在檀之

约，寓于康特黎医生家。英京华侨罕少，无招募党员之必要，惟欲与英政府筹借款项，待中华民国成立然后偿还。并欲结交英国义士，或可补助中国之解放，因知英人曾有帮助波兰及匈牙利等国谋自主之战事矣。孰意目的未达，反几罹杀身之祸，则非孙公始愿之所及料者矣。

被困于英京中国使馆

孙公在美时，已知有侦探尾之，但公之智谋，允能趋避，凡写船票，皆临时改名，故在英京无虞有危险之事。不意于十月十一号礼拜日，竟被人诱困，几遭不测。事后公语西报曰：“我向地温些街欲往教堂，遇有一中国人问我是中国人，抑日本人？我答曰：“中国广东人。”他认为乡亲。后又来一人，强我同往他等寓所吸烟，对以未暇，因康特黎医生在教堂等候。后又来一华人，先遇者离去。其后我等行至一住宅门口，双扉大开，两人分立身旁，强我进去。詎知足甫入门，即被关禁，不胜惊骇。后察知该处为中国钦署，缘该署已接到华盛顿消息，飭令侦伺于我。该署使人往康特黎医生住宅取我之文件，康宅以我外出却之。若由文件中搜出党员名单，则国内有许多人不免矣。该署又议定办法，在船赁妥船位，载我回国，将我暂时隐藏在此候船。”

公又对某报访员云：“我被困于一房十二日，看守严密，候船将我作狂疾人解回中国。若无我之教师康特黎医生住在英京，断无逃脱之望。经数次失效，始能通出消息。”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九号上海《大陆报》登录孙公被困事曰：“初写信数函，用银为坠。由窗门抛出，不料被钦署工人拾得一封，报知主人，立将各窗封固。后卒用银购买一英国工人代其通讯，

将未搜出之名片上书数字与康特黎医生。”

康特黎医生所著《孙公小史》云：“凡遇难必有女界营救，是为常事也。中国钦署衙役之妻闻其夫言，谓钦署困有一中国人，情殊可悯，该妇人即缮一函曰：“你有一友于前星期日被困于中国钦署，意欲载他回中国，若果解回中国，必遭大辟。予对于此不幸之人，不胜怜悯，今特致函阁下，请速援救。此信不敢署名，惟深贡实诚，仰为信我之言，即速办理，以免延误。此人姓名乃孙逸仙也。”此信于十月十七号夜十一点半钟放在康特黎医生门隙，当时康医生闻门钟一响，下楼到门捡得该信，递信人已经去了。得信即速往苏格兰差馆通报，差头置之不理。明日再到该处告诉情形，总不动听，反谓医生发了神经病。医生着狂，又恐过时，迫得往外交部见友人，将此事直达沙里士卑厘侯，即令将被困人释放。若非如此，二十四小时之后，孙逸仙则下船向中国回去，与其被执之党人同受刑戮矣！”

《大陆报》登录孙公言曰：“英国人不能直入钦署释放犯人，惟在外遍布侦探及巡警，免被暗中藏犯下船。最后钦差见得不能再为隐瞒，乃将他释放。”

孙公逃难多次，以此次为最危险也。英国报纸即日将此事长篇纪载，环球上通英文者，莫不知孙公之名及景仰其人矣。公又不忘与其通讯于康医生之署役夫妇之恩，致书眉公，谓该署役被除，眉公汇数千元以酬谢之。释放后，语于英京《泰晤士》西报云：“烦赐篇幅，代传予之诚心，感谢英国政府出力出于险云。”

孙公遂在康医生处居住数月，并考究欧美政治，以为将来改造中国之师资也。

四处奔走及其预备之运动

孙公自离英京，即往法京作短期之游，遍览欧洲各处名胜。惟其心志欲在东方办事，遂渡洋过星加坡。星人闻公之名久矣，故一到埠，欢迎者塞途中。有多数殷富者，惟公则不分贫富，一体待遇。每逢集会，皆以其热诚布告，谓欲放光明于中国，非实行革命推翻满清政府不可。并本其一生之志向，游历之见闻，招集党员，照其前在别处之方法行之。该处华侨非常信仰，随即募集巨款，星加坡变为一革命得力之机关。嗣后孙公往返该埠凡数次，或为筹款，或为避难。侨民对于公言听计从。且深知未改革以前，须从宣传入手，惟中国地方辽阔，如欲宣传普及，非经数年之运动不为功。

海外支部虽散各处，惟公常时通讯引导之、联络之，故成绩甚佳焉。组织总机关于日本，因横滨华侨甚众，东京亦有许多留学生，内有习化学者，可利用其制造炸弹，秘密招之入党。最奇者，党员虽众，无不忠实者。惟有一次，日本人名拿既罽刺者代买军械，将公所交银币骗清。此事难对捐募者说明再科，迫又往星加坡再为筹款，不料所得逾于前次。

公由星回国，假扮苦力、工人、小贩或日本人周游数处，其时政府已悬重赏侦辑，而公并未遇难，常在茶楼私宅对人谈论国事及满人之政治不良。惟遇知己者，则通其真姓名，播下种子，联络小团体以为后应。后虽数次起义皆遭失败，此盖时机未熟，无可如何，然革命思想潮已深入国人脑海中矣。

得道者多助

孙公又出游美洲，在金山用中、西文演说。散会时，有一美国少年往见公曰：“我愿将我之所长贡献于你，我深信汝之运动必有成功。”此人乃咸马里，曾在士单佛大学毕业，彼为军事热心家及中国之好友也。从此二人研究将来军事，公用之为军事顾问，在金山训练预备革命之救国青年，学习兵操及技击等。此事传入别埠，小吕宋埠亦照此办法。清政府闻之，行文禁止，无效。自此以后，公对美人曰：“汝等首先将西法输入日本，因汝等乃信基督教国家也，我们意欲照汝模范组织一新政府，盖汝乃自由平等之先进国，我望汝们发现多数喇化拉日将军。”向来西人皆以华人性主自守，不欲与外间交涉，至此始知不然，盖此时国人已多醒悟者矣。

领事密禀

一八九九年，驻檀中国领事官咨文回广东总督，谓檀香山革命党非常活动，不利政府，将会员名姓及在中国住址列出，请查拿究办。檀岛入党者，对于家属咸有戒心，因知古例有波及父兄亲属之条，接到此等消息，恐广东有此案发，即株累多人矣。

孙公斥清朝官吏

“清例，国内每省设一总督，以下官职甚多，然无法律之可言，每一官之意旨即法律也。判事虽有不公，或政令之暴虐，民

众亦无从申诉。税收并不公开，用途若何，民众全不知晓。其不肖之官吏，则更剥民肥己，枉法营私，则尤为地方之巨害矣。”

革 命 筹 款

当时星加坡等埠华侨虽踊跃输将，惟不能达到二百五十万之数。孙公遂到欧亚往谒银业家，商酌借款。有一法人欲取抵押品，孙公毅然却之。后经奔走多处，巨款遂成，宣传费及军械费于是有着。

孙公筹款定有一种办法，乃发行金币。著者藏有一票额为中国银拾元，乃中华民国所发第一八六二九号，印有青天白日旗一面，谓民国成立后，由国库还回金银拾元，署名总理孙文、财政司李公侠。环球各埠华侨多有出资换此金币者，足见当日华侨之渴望革命成功也。

一九〇〇年起义

一九〇〇年预备起事，党人多受过军事操练者，其统带亦谙西操，并有洋人为坐教，因有欧人、日人欲助公成事也。其所需之大帮军械，尚属缺乏。且公由横滨往香港，船一到港，港政府已接到北京政府消息，不准公登岸。此时，革命健儿已经聚集于三洲田山寨路口，严密坚守，以候领袖。及知公不获登岸，众皆失望。该党之财政司先公搭船到港，亦不准登岸，遂将原款载往星加坡。公亦转往该埠矣。

其后，公再往香港。此次登岸无阻，惟英官监察甚为严密，不能接济其党人，惟用书信报知党人移营别处，然后得以接济

之。惟延迟既久，无机可乘，各人遂散回乡里。

一九〇三年十月公在檀时，西早报云：“一九〇〇年九月，孙医生欲造成一新中国，由南省起义，倾复专制政府。先生所统带不过六百人，先在香港附近地方发难，意欲攻占惠州，并约别处齐举，取福建省为根据地。以数百民军与四千满洲兵对敌，初获胜利，后因所约之党人同时在别处起事不果，遂令先生之计划不成，殊可惜也。”

革命事业自一九〇〇年失败，在他人多失望矣，惟以公之坚忍锐志，信其有望焉。盖凡事只恐立志不坚，如果专心一志，不论成败，冒万险以赴之，未有不成功者。公及党人之坚苦卓绝，外人论者亦决其必能有成焉。

一九〇〇年之起义，其中坚分子乃留学东京之学生。因该学生等留居日本时，吸受东方文明空气，愤中国之酣睡，回国宣传革命道理。有一留学生名唐才常者，在汉口组织一会。革命事业得唐君之力固甚多也。

一九〇三年在檀事略

一九〇三年十月七号檀西早报云：“著名革命家孙逸仙博士，由横滨乘西伯利亚船，五号到埠。在本埠秘密运动或公开运动，侨民深信革命真理，多趋向之。”十二月十四日又云：“昨日下午，著名革命家在荷梯厘街戏院演说，勇敢而言曰：‘革命为唯一法门，可将中国救出于国际交涉之现时危惨地位，甚望华侨赞助革命党。’听者接纳，表示热诚。先生身穿白麻衣服，头上短发，恰似小吕宋人。其言论举动，显出有感化人群之力，加以态度温柔，秩序整肃，真乃天生领袖。彼谓：‘首事革命者，如汤武之伐罪’

吊民，故今人称之为圣人。今日之中国何以必须革命？因中国之积弱已见之于义和团一役，二万洋兵攻破北京，若吾辈四万万人一齐奋起，其将奈何！我们必要倾复满洲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依照美国法制选一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又在利厘霞街华人戏院演说，听者亦座为之满，无插足地。何宽君主席。公演说雄辩滔滔，徵引历史，由古及今，谓汉人之失位，乃由不肖汉奸助满人入关征服全国。他深信不久汉人即能驱逐满人，夺回国家。又谓：“中国人分党太多，非如日本人之能一致爱国。中国政府派出日本留学生千名，多属汉人。惟少数之满洲人结一会党，窥探其同学，若谈国政者，指为冒犯，随时禀告朝廷，不准学生入武备学堂及所忌之大学。驻外之中国钦差，又不准中国人谈论国事。我等如无国之民，若在外国被人殴打，置之不理。今日所拖辫发，乃表示尊敬满洲，若有违令，即被残杀。观于昏昧之清朝，断难行其君主立宪政体，故非实行革命、建立共和国家不可也。”

在金山之活动

孙公留檀至一九〇四年三月三十一号，搭高丽船往金山，拟游美国各埠，由东道回国。公之往来皆守秘密，惟此次对西报访事说出行程，谓他望于夏间可到中国大起义举，倾复满洲。惟在何地点，他则谨慎不言。但谓“革命事业大有进步，中国人已醒悟矣”云云。访事祝曰：“我望有日得了消息，你被举为中华民国总统。”公莞尔而笑。

孙公在金山亦非常之活动。五月间，该埠《益三文拿》西报刊有中国总领事因公到埠遍贴告示云：“为晓谕事：照得现闻华侨中

来有一反党首领，用虚言煽惑人心，有识者明知其目的系在敛钱供其挥霍，惟恐愚民无知，受其所骗，本领事有保护侨民之责，为此示谕侨民知悉，切莫受其所愚，并约束其子弟勿为所惑，致贻后悔，切切特示。总领事钟示。”

公从前五星期搭高丽船到埠，被关员扣留。因政府接到通讯，谓溥伦贝子于高丽船抵埔后，约两星期前来金山。当时公预备上船，关员谓其护照不妥，将其困于移民局三星期，待溥伦到后方准自由登岸。闻说该埠领事馆照会华盛顿外务部，请派暗差多名保护溥伦至圣雷埠，免生意外之事。因溥伦乃满洲皇子，前往观览一九〇四年所开之世界展览大会。美政府不虑公有行刺皇子之举，知公无用此手段打击其仇敌，且信他能制止党人用此等过激办法，谓他只知攻击满洲政府，并不加害一皇子或一爵位人员。

党 务 之 发 达

孙公既离埠，往圣雷、华盛顿、纽约等埠，继至英京。因举义在即，不便逗留，复由苏彝士运河往星加坡回国。此时党务发达矣，乃语人曰：各党部已有主任一人，共同一班领袖，乃秘密集议，照党规公举。每省均有分部，集议皆在私宅，常换地点，现有三十至四十部。党友一时号召便可从公，每部皆有千人。可在就地管理政务，消息亦属灵通。军人预备联络。其所最难者，欲令一般平民均知宪法意义也。

处此境况，如何使其民众能知宪法条理，成一问题。无怪当是时少数民众及外人评公为作乱者，又目为理想家、浮说无济于事者亦有之。惟有法人科宁花诸那曰：“此无定之理想家，在一九

○四年已定合格之计划，实行之，可能倾复满洲政府。”七年后，此浮说无济于事者，于一九一一年，其回国不过四日，即有布告其为一国全票所公举为一国之元首之事。又云：“我与孙公谈话，可定伊为一大运动首领精神代表之模范。”若该法人者，其可称为公之知己矣。

创 立 同 盟 会

一九〇四年，以为时机已至，再起推翻满洲清廷而创立民国。革命党已得大批军火，各支部正在静候号召，横滨大机关及各分会亦得通告。其时至矣。一九〇五年秋，公返日本东京，与黄兴、宋教仁、张继及留学生等组织同盟会，推公为首领，黄兴副之，颁布决议文海内外，复定制三色旗。

郑照君言第三次革命经过

孙公在檀香山设兴中会时，中国青年入会者甚多。中有郑照君，年仅二十，乃夏威夷土生者，实心赞助入会。时公言：“我与汝誓为兄弟，若有号召，汝即回来。”郑照乃客籍人，惟其能通晓本地言语，与诸华侨在会内皆能彼此明白也。一九〇四年他接得号召，着伊回国，郑君即往横滨总机关见孙公。并偕一群中国学生，旋往香港。彼知一切计划：欲占夺一衙门，内有军械局所存枪枝及子弹等物。守衙军界经已运动联合反正，各股党人皆已预备听令，若可联合大举，则乘势北伐，宣布合众国。此等计划甚为乐观也。

郑照君与其党人乘夜火船，次早由香港到省城，登岸则往机

关处，即现时之救主礼拜堂，乃英国教会所设者，此机关乃各领袖聚集之所。一九〇七年郑君与公同处一室，所有机密事宜及关于大举计划，他尽知之。由香港将短枪子弹藏于水泥十桶，寄往省城。租火船载三千武装党人，意欲占领衙门，即派人驻守。又载苦力七百名，预为搬运粮食等物。不料船员见如许多人一齐搭船，恐生意外，拍电回港，后得香港来电，武装党人不能落船。即时电港停止苦力勿来，不料船已启行，苦力到省无人招呼，只得四围游荡，被拿者数百。惟审问时，多属不知实情者，概已释放。短枪亦因桶破露出，关员尽行检去。是役被杀者数人，囚毙者亦数人。首次由檀回粤党人李杞候、艾全、夏百子、西人威林库力（制炸弹者）皆幸免。公与郑君暂避于横巷，直往埔头雇一小舟，出金钱买蛋妇衣服二套，改扮女装，及用包头布盖了短发，令他直向沙面而行。遥望一间大礼拜堂，由此登岸。此教堂乃德国柏林所设，其中有党人五百名预备过城，内有中国教士梁慕光乃革命领袖，及其会众华人乃属党人也。公一到，众人谓此事泄漏，各人须自行逃避，以保生命。

公与郑君假扮蛋妇，在埔头见有一中国明车火船，搭大仓到香港，在党友家居住数日，孙公即往星加坡，郑君亦回檀矣。

此乃公第三次之失败，惟每经一次之失败，则多一次之进步。首次勇敢行事，有实力居其间者不过五百人。二次其计划略大，若港政府准公登岸，举事之后民众投归旗下，或可成功也。三次既经完备，惟遇险阻，其计划亦归失败。党人奔避星散矣。

设公因此灰心，其党人亦萌退志，则革命前途不堪问矣。惟其坚忍不馁，努力前进，故主义终能实现也。

第四次革命

一九〇四年公由广州避难于香港二日，动程往星加坡及南洋群岛，该处党友甚多。因香港太近省城，布满侦探，且悬赏缉拿，赏格定七十五万元，久居恐有危险。在星则甚属安稳，此处有华侨百万，皆赞助其主义者。所奇者，有此大赏格，其从者未有通奸卖其首领，所到之处亦未闻有此不义之消息。惟有为其担任理财者，有不义于公。钟宇君云：有一代理人收款二千元，终不知去向。会众仰望大公无私义勇之领袖，周游环球，或东或西，旋转革命精神之动机，以成将来之大志愿也。

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七年，此三年，公用其全力宣传革命道理，及勉励其当地之党部，将来必底于成。或遇有望清朝立宪者，公谓欲望中国变政，须行革命、设立共和政府为唯一法门。清廷颁布新法，公与其党人不信其诚意，若满人势力不除，终为专制，因公等素抱民国主义也。清政府以维新党人激奋人心，预备发难，故假意立宪以愚国民，惟民党知其狡计，进行革命不懈。故一九〇六年萍、醴之役，二处皆有战事发生，惟党人欠缺子弹，亦难成事，刘道一等死之。一九〇七年公自信其筹备完善，筹划进行在广东举义三次，皆失败。其目的在于直陷行政机关，因内有军械存焉。是役战事乃由河内机关主之。是年春初，黄兴将军带领党人发难于湖北失败，黄将军逃走。五月，清官发难，亦遭失败。七月，在汕头起义不成。虽属无济于事，惟可表示民意矣。

是时通讯各党部，谓人心经已固结矣。一九〇七年八月一号，郑照君在檀爹比士燕梳部雇工，十五号接公电报一“来”字，

当时即向司理辞职回国。司理人甚为烦闷，谓伊初到，干事甚好，何不预早通知。郑君谓有要事，接到电报，不能稍延。是以即日离弃职守，是日十一点钟下船。虽不便告人以此秘密要事，惟知举义之时不远矣。自知其必有助于领袖，盖其曾在意大利学校肄业，善操英语及熟识西人习惯也。郑君至横滨总机关，已知计划系委任以统带青年学生之职，共二十人，均谙化学，能制炸药及炸弹等物者。齐往香港，及到，又令同搭火船往东京海防。是船先抵北海，乃中国广西地方，有一水师提督下船查验，各搭客在船面排列成行。郑君猜得该北海官员必接有报告调查党人行动，不禁惊异，恐被拿获。公之从者，凡遇党友须用暗号。提督行将到郑君之前，郑君无意中将右手盖于心中，欲停其跳动。提督视之，亦伸手摸心，还其暗号，则表示他亦党人也。初以为用计拿他，不信提督乃兄弟也。惟见其直行无语，又无举动。当时郑君口干，说不成语。在船党人互相环视，不信无意外事端发生。船到海防，取河道至东京河内。见孙公到时，将在船所遇提督所还暗号以告。公出纸示之，谓水师经已入党，惟待岸上起义，则连合一致反正。该领袖知陆军亦预备响应，党人虽有勇敢，惟未经训练，难胜经练军队，须俟数年方成效果也。

九月间起义，不数日已得数市镇。惟清兵太多，众寡不敌，又欠子弹，是以败走，逃入法界。当时各寻生路，公与郑照君逃入村落，遇乞丐二人，公即用大金一圆与二乞儿，换着衣服。此二乞丐所得大金可换通用银四十六元，敷其数月费用，又得新衣，何乐不为。四人同至一茅舍，孙公与郑君穿上旧衣，取泥涂面，至河边坐船，至香港平安登岸。

至此失败后，孙公非常忧闷。郑君劝他无庸再起，因每次失败，皆丧失人命。公答谓必要由此做去，至战胜则止，或需时日，

惟其主义必有决胜之日也。前苏格兰王布鲁士不受英国束缚，与英国战争失败七次，奋斗二十三年，卒达目的。公鼓动革命，令国人齐起反对其压迫者，亦同此理也。

崛贞一牧师（菅原传）之言

由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一年，在星加坡、南洋、河内、香港、日本、檀香山、美国、英国、法国，由苏彝士运河回国。于此四年中，孙公尝到日本，有时居留数月。因他与日本人相似，惟不谙日语，所晓者乃酬酢通用数言耳。一九〇六年，横滨埠有华侨设总机关，与内地各党部通讯。当是时，有崛贞一牧师在横滨教堂主讲（现在檀香山督理日人基督教堂）在日本与公及革命党人相遇之事迹，令人注意者，谓“一九〇六年公离日本之后，有一美国讲经会代理携其友人到舍，介绍孙公书记陈少白先生，乃公嘱其留居横滨代维新会党办事。不久见有华文信件一封放在舍下书席，拆读之，谓其有难，须一友人帮助，请往见之。即到其住舍，访闻中国领事官报告日本政府，谓其在埠运动革命，引诱日人及中国人，日政府令他离境，任其自由往别处。陈先生既知吾表同情于孙公及其理想，请余指示帮助，他居留日本，在此有要务斡旋。二人商酌，余定意同他星夜到家，将陈先生扮作日人，令吾妻即缝日本衣服与之更换，因当时埠中日人多服日衣也。穿上日衣，不再留于吾家，余即带他就近旅馆居住。馆主乃余相识者，谓此青年朋友，乃自幼出外，忘记祖国言语矣。陈先生在旅馆居住约四月。后孙公由美而来，留日六月，常到家中，与余结为好友。公对余且信且感，常畅谈大事。公谓有大希望，上帝相助，必底于成。此乃孙公自信之言，因伊对余云，他乃一基督教徒

也，他或未到过日本教堂，盖他不谙日语故也。

孙公迁往东京，结识早稻田大学教员多名。大隈伯爵亦甚器重，惟不能表示其同情于大事。日本基督教徒甚仰佩之，因教徒等信公为民请命，反对压迫残暴之满洲政府也。”

一九一〇年，牧师在檀埠，闻公在科街福音堂听书，特往访问。后到牧师家中畅谈，问及革命事业，答云：递年则可起义，一切计划均已筹备，此次自信成功。又云：前次回国，西部可以自由行动，因军队均已疏通，准备联合革命党，公往来皆得彼等之护卫也。是年公将近离埠之时，华侨开欢送会。化冷爹文牧师为主席，因牧师佩服公之主义，又知中国人有此毅力。当时，其友人见欢送者之非常热心发现也。

崛牧师大加器重于公，赞赏其志向、能力及其宗旨。惟意料公未知艰苦，只信倾复满洲，则容易设立中华民国。公表示其理想，若民国一成，弊政则化为乌有，渐达光明矣。牧师心中谓公一人可建设巩固政府尚属疑问，因中国现状之贪赃、压制、妒忌成性行政者可一旦扫除之与否，惟不敢对公言之。

崛牧师谓日本变政，乃次第仿行新法，中国之不识文字及愚蒙者多，须先行准备，然后可立共和政府。前总统威尔逊有云：“欲行共和政体，必须多数人民晓然于共和真理。”此言实属真情。惟公心志已决设一民国，自信中国之弊政皆因此而廓清之。

崛牧师称赞公之理想，甚表同情，最重者乃以教育大放光明于中国。

总而言之，崛牧师之羡公，信其乃一高尚、诚实及恳切之人，甚赞赏其有民众大领袖之志向，及其爱国之心。既知公已在一教会学堂意奥兰尼肄业，又在教会医学堂毕业，谓常与公多次畅谈，其言论与理想皆合于基督教宗旨。或近年忘其故志，不得而

知，惟该牧师深仰公之行事云。

作客东京

一九一〇年公离檀香山，往何处不欲人知，因恐传出消息，即有电报中国政府。惟未知因何泄漏，六月二十九号西早报云：公在檀内岛轮船公司扣娄甸船，将启行往茂宜岛时，欢送者回埠，他即过蒙古船，该日乘之往东方。七月东京《朝日报》报告，谓来横滨搭客中有一孙逸仙，改名“亚罗霞”，在日本则用“达艰奴”。在东京作客于一友人家，待查知其真确住所，日政府即将其递解出境。因政府不允窝藏革命党人，故劝他离境。《朝日报》谓他已离去往新加坡，在该埠如前次之逃避，作客于友人家中，乃得平安。

辛亥归国

当公之奔走时期，黄兴将军在广州起义，一九一〇年之广州新军兵变，惟二次皆无实效。一九一一年，黄兴将军准备在广东候令，知各省均已准备一呼响应矣。

公再游美国，语其友人，谓其时可望从速成功。一九一一年游历金山、斯亚度、斯波近、坚沙时、圣雷、芝加咕、纽约等埠，各埠皆有党部。又有军队，乃由咸马里将军训练者，此项军队甚有勇气，惟未编成队伍回国效力疆场。

公在美洲得有消息，谓在武昌宣布中华民国。公即在美国发行布告文，详论革命主义，及希望美人表同情于新中国，因其政体乃效法美国，各省权限统归中央政府。各报纸访员争先恐后来

见孙公，惟其紧守秘密，住于纽约附近呷地臣公园之旅馆，其华友亦不报访员知之。公已预备搭茂利天尼亚船，惟因不及下船，再作逗留两星期，此时访员亦不能遇面。惟最后在火船定位，用其在纽约所改之名，到了英京。

公在英京又作客于其师康特黎医生家，对医生谓欲借债五十万镑，有事要用。公未尝有失望在欧美之表同情者可以借款，因有最后之成功也。公之筹款，皆赖华侨踊跃输将，外国人亦间有捐助。惟其冒险为国筹款，资本家皆避之。一九一一年，前后既经数次向外国人借款，皆无成立，欲向本国人商借，则中国内地殷富者不敢表同情于作乱之事也。

公在康特黎医生家中得接电信，信面题英京孙文，盖此名乃交电报局来往电信之用。康医生谓此电信乃报告孙文被举为中华民国总统，盖于此或有误会。因公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号到上海，后四日被举总统。十二月二十二号孙科在檀埠对访员谓其父接有电信，由江苏巡府程德全请他即速回国，或因此误会也。公对康医生谓若被举总统，暂承其任，俟有贤能则让之。此语对于康医生所云，已知有作中国将来总统之设想及建设时期，惟满洲朝廷尚未倾复，预料清廷必然自倒也。其所对康医生言让位之语，其友人非常反对。

公离英京用回原名孙文，革命首领候补中华民国总统，用假名时期过矣。公往巴黎，取道苏彝士河。至星加坡，该处华侨喜其首次凯旋，开会欢迎，非常热闹，欢呼救国伟人。有一班青年女子，散花于其所行路上。及到香港，公发一布告书，谓中华民国成立，望美国从速承认，寄与华盛顿外务部。公意知前者美国人表示同情及承认民国，盖美国人心理，见有第二共和国出现，与其国之政体相同者，则便合于人类行为，不论其有无筹备也。

公于耶稣诞后一日到上海，欢迎者尤盛，沪上国人皆欢呼孙公为中国救主。民国现已统治中国，各省份之一半将其军队预备北上，驱逐满人。到上海四日，南京参议院开会公举孙公为中华民国总统。孙公本一乡民，屡年为国奔走，成为国事犯，今其希望成为事实，中华民国成立矣。在民众欣幸之中，自知有大责任之对付，因满人尚在北京，未被驱逐，秩序尚待维持，需以时日用其智慧、忍耐及政治才干，战胜其古法之贿赂、勒索，南北之妒忌，及军阀之纵横。公则发现疑心可否破除此等难事。公既为一成功之革命家，可为成功之建设家乎？此一疑问，实皆未深知公者也。

让位于袁世凯

一九一一年公预备回国掌理武汉起义，惟因汉口制炸弹爆发，逼得举事。武昌既已发难，无可停顿，且广州、南京、武昌皆可和平投入各处军队反正后用以北伐，北京军队半数已归化革命矣。

反正战事毋容多述，因有详细之著作者纪述之矣。惟补录袁世凯承命出山充清总兵元帅，他认识革命之潮流不可遏抑，劝清廷退位，故孙公即以中华民国总统大位让之，不听其友人阻止之言论也。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三号檀香山西早报访员见孙科君，登诸该报云：“‘顷者，江苏巡抚程德全电促我父回国。’访员问曰：‘乃父将有中国总统之望乎？’答曰：‘未知。若有选举权，吾当投筹也。’并谓民国旗式非新制成者，前十六年已为首次起义在国内飞扬矣。此旗乃陆皓东所定，系用青天白日，表示自由日光表射寰

球。是时孙君尚未毕业，谓意欲再往美国嘉省求学也。”

一九一二年元月一日，南京参议院公举公为中华民国总统，报告建都南京，定成临时约法。孙公传递国书于各友邦，谓满洲政府不良，设立民国乃独一之良药，请承认之。公应允外国，前与满清所立和约继续有效，及尊重各租界，所有外人财产保护之。其希望乃在造成巩固国家，得享和平，以图强盛。

或谓孙公欠于建设才能，惟其理想计划皆绝妙，其诚意欲实行之无疑矣，自信由条理上而达于大进步亦无疑矣。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号因何告辞大位？有谓公与袁世凯密约，内情不得而知，并未见其别项理由。公之不纳其从者之申说、在南京之反对言论、并由美国各埠檀香山各电信之反对，或因既经许袁为总统，公为人践言，意欲谨守之。因公之许，可免至生灵涂炭。盖公只望倾复满清而已，今目的既达，故无他恋也。

编者与孙公同乡及世交，自幼仰慕其为人，公之自少而壮而老所行之事，皆系于怀。先父被囚亦为其主义。乙未年首次举义失败，受公之托，带其家属杨氏太夫人、卢氏夫人、哲嗣科即哲生君及其二女来檀香山，与孙眉公同居。船到横滨，陈少白先生下船安慰一番。编者到埠当《隆记新报》翻译，凡关于国家消息，与香港《中国报》陈少白先生主笔互相通讯。

一九一二年在檀香山得闻武汉起义成功，孙公被举临时总统于南京，立意回国。因平夙关心国事，当务之急欲大发展维新农务于国家，求新立民国设立试验场及农务学堂，因念及首次举义公与先叔陆皓东曾条陈两广总督设立农务学堂也。檀埠农务试验场主任衣委威厘确士博士及次长开夜学教授种棉、种禾，曾从之研究。檀侨开恭祝民国成立大会于亚了刺公园，同二师到听演说。散会后，从中运动威厘确士博士回华办事。对编者云：博士方毕

业时，钦使伍廷芳欲聘伊回东三省设试验场，惟知日本人在满洲之势力，恐有破坏其用心教中国人，故辞之，自愿来檀就职。当时闻中山公被举为总统，政事焕然一新，故允回中国，不居官位，惟欲中国给以费用，将其三、四年之时期可以遍布各省试验场，交回国人自理，伊即回美，嗣后农业发达，皆知威厘确士博士之名，即满意矣。编者在南京时曾将事达于孙公，谓给与使费邀他回华。惟让位与袁世凯后，国事变迁，是以未果其行也。美国与德宣战，威博士调部使理种植军粮，前数年辞职休养，在美京《缙绅月报》充当笔政，著书二本，一为《百科农学》，一为《查验畜类》，行世甚广，每年日本售去数千卷。

编者一九一二年元月十六号回国，同行乃公之哲嗣孙科君及美国同志青年者十二人，皆搭“地洋丸”轮船回国。路经檀埠，登岸游玩，本埠同盟会接船欢迎，并同乘自由车游览檀埠名胜。下午设筵欢送。午后启轮东归。到横滨时下碇，公之日本友人数名，内有一名由南京回来者，与横滨同志下船关照，《新报》访员及照相者络绎而至，登岸时欢迎者甚众。甫入日本旅馆，日本政府派来暗差四名，皆穿礼服，在旅馆守候一夜。翌晨搭火车往东京，下车时又有礼服暗差二名立于车站，跟随入日本旅馆。编者询其来意，谓保护重要人物，免生意外之事。后下船再往神户，华商在埔头欢迎者多人。正午统一会请赴茶会，席上有山东商人演说。大意谓彼乃北方人士，在座粤人占多，现今民国成立，本该南北一家，何以粤人常言北伐？盖伐者，因有罪而伐之，我乃北人，自问有何罪而须伐也。寄语诸君若到南京，代求大总统须以和平统一中国，是所厚望。

翌晨动轮往上海，在船上得接无线电报云：北京党人谋炸袁世凯，弹击马车前部，轰毙马夫，惟袁幸免，下车时尚口含纸

烟。刺客被获，真不幸也，留此权奸，以祸中国。数日到沪，同科君寓法界宝昌路陆军分部，每阅沪报如《民立》、《民权》等报，无日不骂袁贼。当时民国代表伍廷芳与袁世凯代表唐绍仪议和，因政体问题与唐不合，遂与伍直接电商。在沪闻卢氏夫人偕二女同南洋男女党人十余名来沪，英商哈同预备舟车，着编者下船欢迎。是日设宴，以饷同行者二十余人，并请留宿其家，后因人多各自寓栈。翌日同往南京，与孙科君同寓总统府，即故天皇宫地址。

当时袁贼代表清廷下议和条件于总统府，交参议院认可，不允更改，惟将第一款“大清帝号相传不废”，只改“相传”二字为“仍存”耳，余皆照全文通过。南京报纸揭破袁贼奸计，大骂不已。孙公曰：“袁世凯老于政治经验，经过如许艰难，逼清廷退位，既知吾等让权与他，岂有不照良心维持国家？”孙公特设报纸名《中华民报》，日以恭颂袁贼功德，“大总统非袁莫属”。谁知袁早已谋夺大位，使其部下将官上表清廷促其退位，后谓须要有政治经验者为总统，方可息战。编者闻孙公意欲让位与袁世凯，党人极力反对，因恐袁老奸巨滑，终属难靠，若为私利，则无所不为也。各省党人在南京讨论孙公退位，编者亦与焉。盖护助孙公者，反对此意见甚力，党人不信袁氏可能行孙公数十年之奋斗主义，咸谓孙公过于信重。而公则谓袁世凯既已宣誓，何不信之。并谓袁能使清廷退位，弊政可以告终，又免生灵涂炭，不然率师北伐，财政困难，事之济否尚未可知。退位问题议论良久，无法挽回公之意，因其心信退位有益于国家，藉此可以统一南北。黄兴大元帅为公主义奋斗多年，此次战胜成功，及孙公之军事顾问咸马里将军皆云：务须北伐，若下次行之，更难十倍，后黄元帅闻孙公意决，在元帅府恸哭失声。

编者熟识孙公，与孙科君同居一府，数次语于孙公，要求不可让权于袁，自信袁不能践约。又留欧美诸学生亦同意劝谏，孙公谓：“汝等久居外国，不知中国情形。”孙公又对党人曰：“现因经济困难，不能延久战事。”党人云：“有十数省代表在于南京，可以筹款。”惟无法可以转其志向，无奈，预备与袁交代，二月十二日孙公退位。编者尚在南京，自知不能行其志，迫得回广东省亲，后复回檀香山。

孙公让位于袁，特派唐绍仪、汪精卫、蔡元培、宋教仁为特使往北京，请袁世凯到南京接临时总统大任。谁料袁用奸计，使其部下河南军四千人，在特使所寓之六国酒店附近市场放火抢劫，有谓特使行李亦被回禄。藉口谓北京军士闻袁将离京，故此生变。袁果离去，不知伊于胡底，须在北京镇压方可无事。盖官僚蛇鼠成窝，岂肯离却老巢，受南方监视？其后不得已在北京交代。

民元二月十二日，清太后代清廷罪己逊位，颁布诏书。大意谓天下大势，民众趋向共和，天意显然，岂敢不顺数万万民众之观念而自荣一家，今与皇帝等将政权交回国民云。

清廷既退位，孙公往祭明孝陵。盖明太祖乃汉族明君，循中国古例，每次易朝均有布告于已故英灵者，故孙公虔肃往祭，告以中国已归汉人治理。有一秘书员宣诵祭文，谓中华民国总统前来报告设立民国，废除满洲制度，望中国得享荣光。礼毕回府，众人欢呼而散。到府接客，孙公演说谓将以南京为首都，及袁世凯将到视事，并谓袁已应允服从我们主义，有如党人，若他前来将受民众之欢迎，我则隐退闲居为一平民，与你等无异，惟尽我能力以尽国民一分子义务而已。

二月十四日，下辞职书于参议院，谓袁世凯有政治经验、建

设才力，中华民国交其治理，可望国利民福。孙公荐袁自代，谓本该不干涉参议，惟因满虏退位，袁有大功，前曾布告满虏退位，则功成身退，凭汝等选举贤能。参议院遂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孙公若醉心利禄，则无退位之思想，今淡视荣利，则真正爱国可知也。

一九一三年，袁世凯请往北京，居之以宫殿，而授以帝皇之待遇，无非欲诱孙公以利禄，听从其诡计。此奸狡之袁世凯，度孙公有如中国多数官僚，受其谄媚。孙公全然背之，并质问为何谋杀武汉首义元勋方维、张振武。反遭其忌，收回铁路总办职位。袁氏之奸，自此国人皆知矣。

有一久居中国之美国人对编者曰：当时北京官场报告，瓜分比款三千万元。此时编者尚在南京，日本某公司乘北伐需款孔亟时，欲贷款三千万元，惟取地方作抵押。孙公拒绝之。英人修夫希炉在广州行辕谒见先生，誉之曰：“透明诚实，正直忠良，俭朴坚忍，为国事不辞劳苦。”又云：“破坏家少可邻比，惟建设非他所长也。”此盖因孙公预备计划离时尚远，国势之阻碍，难以急速行之也。

孙公与袁世凯之比较

民元二月十四孙公罢职，翌日参议院公举袁世凯为总统。当时报纸亦有评判，《大陆报》云：“此奸狡小人，阴险图谋，隐伏数年，由地底孔中摇摆而出。外国人谑戏之曰：‘虚伪魑魅、一夜间发现奇遇之袁世凯。’孙公发起数次革命，每次效力皆胜于前，末次未知由何处运动已成功。孙公名盛一时，北京政府悬赏七十万两缉拿，而公目的终达。其进行方法除其亲密党人外，无以知

之。将来北京必有遭扰。因其过信于袁世凯，自行辞职故也。”

法人花诸那在南京谒见孙公，与之同食，笔述云：“所遇中国人太多，惟公表出其无虚伪，及具忠诚。有著者谓公奸狡阴险，与我所见，其神色完全反对之，其颜容实有表示一种忠诚态度。”花先生知孙公最深，及常与言论，且深知其历史，因其时常亲近以研究之。至于讥诮孙公者亦有之，西人有毁孙公为一游说串谋者，又谓理想无济于事者，不合于有何重大担负者。花先生见孙公乃深精伦理于国事，及于改良社会，孙公不独为一理想家，实一经国之实行家也。

当时外国人最亲近孙公者，乃访事著书者佛烈打力麦哥灭，彼往中国为访义和团乱事报与英、美杂志，在中国及附近地方经已十二年矣，其评论最为真实者。笔述云：“孙公虽未从学政治学堂出身，而能激动民意，结合党人以行革命。孙公显有天演特授精神，而为中华民国元首，世人眼光多未能测公之万一。公乃一显明、忠直、恳切之人，具有高尚心志，数十年来无稍畏惧。及见于事实，其大功德被举为总统时，民众认识矣，其先觉在其祖国崇拜矣。当时告辞总统大位，令举袁世凯，其维新党人为其后盾者反对之。公心信袁氏，同外国通达人亦表同情。公退辞职后，为一平民之孙逸仙，将所收复之国权还诸民众，并建新政府以垂久远。”

孙公退职之后，为铁路总办，因知中国之退化原因，乃欠交通之弊。除通商口岸附近地方之外，皆崎岖道路，铁路只数千英里。满清政府反对筑铁路，初筑铁路数英里时，政府购之，将铁轨起出废之。惟公非属于工程师，其铁路计划甚为草创，又无款项以行此极大之工程，故计划终未实现。

孙公信其能向欧西各国借款，供其政府以行其计划，对于此

事，已同花诸那商议。花先生答云。“法国资本家皆属谨慎，借贷非敢冒险也。”正在言语中，前清摄政王入见。花先生曰：“见此皇子来见平民之子，大有可观，此人为颠覆清朝者。”是晚袁氏请宴，皇子同公在座，花诸那亦与焉。是晚之宴会，诚为服从民国之意也。

袁氏特请花诸那调查政府财政部。他察得其泥用古法，及非常混乱，即呈其新计划，欲代改良。但袁氏顽陋，不能用其议。此法人乃公开中学之教习，及一通达之旁观者，其判断人才甚有诚力，其判论袁氏，方知孙公之举动光明也。伊云：“袁世凯性情阴险，举动残暴，令人莫测云。孙公深知袁之历史而反信之，诚一奇事。”有一美国人在高丽识袁者曰：“其骄奢、僭妄成性，惟其能练成中国军队，得下属心，此乃其善用权术所致。”又云：“袁氏时常斩决华人赌犯及其他犯人，常将高丽良民下狱，充公其家产以为己有，并无畏惧之心，惟能真心待其恩人及其朋友耳。”

麦哥灭论袁乃纯正中国人，谓他有才能，堪以管理国事者，惟不谙别国言语、文字，未出过洋。革命党视之为狡猾背信者，当受职行礼时，宣誓谓保守约法，一有实任总统选举，他则告退。

孙公退职荐袁自代，外国人信袁为中国有势力之人，能巩固政府，预料可以利中国及永享其商务之权利，而不至民众之反对，屡年加增纠纷也。孙公未久自知信袁之错。俄、法反对承认民国，因此有碍袁之外债计划。袁尽用其财政，以编散南军，而增北军。未得参议院之认可，乃违背约法，袁与其顾问向五国银行团议成大借款二千五百万镑。五国银行团既得其本国政府允准，参议院奋起反对，欲废去此借款约章。真正民党议员主张尤力，布告谓未得参议院同意，何以同五国银行团借款于袁，因此结成革命反对最力精神，乃知袁由克虜伯炮厂承买枪炮子弹，此款用

途不依原议，实属非法也。

预料袁氏称帝

孙公再宣布袁氏之专横，求外国停止交款，因其实知袁氏用款推倒民国，以遂其称帝之野心。当时花诸那适在中国，怨恨欧洲列强允准借款，因他信此能置中华民国于危险地位。伊赞美威尔逊总统有先见之明，此等政策于合众国宗旨不合，故美人不加入银行团。花曰：“民主声浪犹如潮涌，不论好恶，卒成事实。此主义发行于全亚细亚洲，在印度，在法属东京，在日本帝国，由此而达于中国。若用力以压抑之，徒增反响也。”

孙公欲免内争，实属元效，故有一九一三年七月武昌讨袁战事。八月时，袁氏之精锐军队平之，多数民党被擒斩决，另悬赏侦缉领袖。此等专制手段，乃照满洲之旧习而行。

孙公此时已离中国。因是年五月，知袁欲用计加害，布告缉拿。及其逃脱后，对访员曰：“有人语我，谓袁世凯开秘密军机会议，决定缉我及伍廷芳、李医生等，称为逆犯。伍廷芳同周在英租界可保平安。我在李医生院子，有人报告谓有一班兵士由上路而至，顷刻敲院门甚响，兵士骑墙而入。我认得管带余浩（译音），因知他乃一凶悍强暴之徒，在上海工务局当警长者。是时方知报告乃属真情。若被拿获，即拥至北京秘密审判，定为斩决矣。李医生前往开门，未启门时，摇手使我离去。未离住宅之前，袁世凯嬖人将李医生捆绑，饱以老拳。我因熟识地方，由后门山路走出。余二人亦被拿，照李医生一样待遇。次早尚未天明，逃到南京住宅。该夜在途中有人语我，谓住宅夜间必有侦伺，故先到河南路友家。访得昨日下午有兵到住宅看守，并向夫人查问一回，

我之十三岁小女往探外婆，在中途截问。我之受此欺压，比之英京使馆被困尚有过之。至此自知前数月手创成立之政府，今竟无功也。三星期之久，常欲与黄兴将军通讯，易屋同住，夜间往来南京一次，变相回家团聚，至天明而出，夫人谓我出后，常有侦探看守。一日，有一上级军官乘醉施以横暴，将带病小女扯出病床，用枪头刀毁坏其床及家具等物。兵官谓若不说明我在于何处，即要提解夫人往北京。无奈下跪，表明千真万真不得而知。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三号末次回家，夫人语我不可再回，须往黄兴将军处，免被陷害。

“我逃回香港而至珠江，一星期内用去百三十五镑英金。由港搭中国船，船主熟识我者，因前在港澳行医时代，与他医病不受医金。他反索船费五百元。由港载至珠江，于言语中知伊为袁党，惟彼此熟识，方能心信。船至猪栏登岸，再雇艇到广州，船主及其同伴皆认识睨视于我也。该船主乃挑夫头目，在广州城报告地方官，谓我住在省城。一日我在写字房休息，见他与巡警同行。我在武汉黄兴将军营处，此人前来见我，欲照西式握手，我既见他在省城与警卫军司令龙济光同行，故见他一到武州，斥之，黄兴发令将他斩决。我欲见家人，黄将军帮忙寄信，助以款项，并取回音。未离该埠之前数日，我们往来埠中皆穿敝衣，在河中同下流社会同居。我知必有人思疑，因操口音不同，常觉不安，因有大赏格侦缉我也。黄将军同我落在沙艇，以为不能再遇黄，给船资三两，我给四元预备伙食一包，约八、九磅粮食，用旧衣包裹，以敷数日之用。当时约我们欲往美国，亦有人供给费用。若被艇家知之，断难逃生。在河陵，黄将军觅得船位，乘汽船而至香港，我则乘渔艇至澳门。未离之前，议妥再会。经十二日之拂郁，我喜欢到了日本门司，又喜闻黄将军依议五日前到了长崎，

即时相会于内地海旅馆，此处乃约同避难之所也。”

孙公致书与袁世凯，谓他叛国奸贼，告以声讨颠覆袁氏如倒清廷也。

讨袁时期

孙公离国后，一九一三年七月武昌起义讨袁。不二月，被残暴如前清所用以平乱手段胜之。当时，孙公知讨袁，其党人心志不如前时革命之团结，盖革命经已成功，其奋斗精神未免略为涣散。孙公征求北京行政及南方党人之进步非常关心，惟待东南各省预备，然后大举，若有能力则恢复约法，因见袁氏欲毁灭之。留居日本数月，复回上海，居于法租界。

袁氏向来不信共和条理合用于中国，故由其得举总统之日，着手设法收集权势于中央，不计其应允以南京为首都，利用兵变，照旧在北京立政府。袁忧日本之野心图谋中国，又提防俄国在北方之行事。袁自信其权势足以镇压中国，故设法增长其势力。一九一三年十月，勒令参议院举他为五年任之总统，排斥异己之议员，解散国会，专权自居。一九一四年，布告修改之约法，延长总统为十年一任，并授权委任继其职者。一九一五年，其将官表示决心拥袁氏为皇帝，袁氏遂运动数省劝进，求将民国改为君主立宪国体。袁用巨款，在国内外鼓吹，谓民众欲行君主政体。袁之美国顾问古德诺博士谓共和政体不合中国国情，写成通牒，颁告各国。此人在德国学习宪法，因此论调带有专制气味。至于末段语曰：“我实无疑谓一君主制度合于中国，胜过共和制度矣。”该博士之议论，或出于诚心，及居中国之外人亦以为然。北京英国钦使乃袁氏之老友，亦信之，惟其公使馆对于此政

策无甚轻重。列强质问袁氏，详解其计划。按文威卢深知中国大事者，谓以袁氏之品，虽居高位，亦不能有益于国。此诚深知袁氏者矣。

康有为曾作长篇论说反对古德诺博士，袁氏出全力以阻止其刊印，无效。其文一出，远近咸知。惟袁氏既已决心，于一九一六年春谓顺承民意，改民国为君主，遂开洪宪新纪元。

西南各省反袁热烈，云南致一电云：“若不取消帝制，即行革命。”并将袁之宣誓保全民国誓词，示知西南各省，与袁脱离。在广东组织讨袁机关。当时四川省报告讨袁。袁世凯积怒发狂，入房见其爱妾同新产儿子卧于床上，拔剑刺杀二命。后知计划难行，称帝不过数星期，于三月二十二号出上谕，取消帝制，仍为总统。袁氏之死，盖因征讨南方革命，以致财政支绌，忧闷而死。一九一六年六月一号袁世凯弃世，黎元洪升任总统。黎乃不赞成帝制者之一分子，当其登位，串谋帝党者咸逃避焉。

留 居 上 海

欲知孙公之由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六年六月在中国所经过之事实，须从简单上言之。在此时期，离去日本之后，乃留居上海，静候时机。其于衣服、饮食，中西参半。惟极朴实，一生不吸烟、不饮酒。当时已患肝痛之病。有问其使费款项何从而至，因其时常款客，用款良多。当时有一美人在邮政局当职者，谓至少亦有担保信二万五千张经过信馆交孙公收者，此信件乃环球各处如美洲、澳洲、星加坡及别处而来者，料内并有付款。中国人反对孙公者，传说袁世凯授以一百万两以讨好孙公让位与他。又说日本人供给款项，俟其操权时然后酬谢。反面则有外国人及中

国人谓孙公乃一谨慎忠诚者，不纳贿赂。此等谣传，往往对于大人物各处有之。因中国官场习惯，利用职位而行敛钱，及其通例之勒索，当权者上行下效，无怪有此意见，谓孙公设革命之谋以敛钱。多数中外人皆信孙公高尚，断无敛钱之理。有一中国儒者，谓孙公及其从者为作伪棍徒，其实厚诬孙公耳。

地理学家富列度力高炉文于一九一六年八月往谒孙公，在上海法租界住宅内，此宅乃仿欧西款式，孙公亦衣西服，办事甚忙。当时广东讨袁起事，与之谈论革命之将来，约有两句钟。孙公云：“革命事业虽有希望，惟大改革中国惟时尚远。”言语中露出有望日本帮助振兴中国，盖因此所生谣言，谓日本人供给孙公款项也。公曰：“中国政事无所谓失望，惟我等或无生命见此。从根本上之大变政，实有此日也，因国民爱国精神已甚为发达矣。民众已了解此事，犹之种子已布，必有发生结果之日也。”

（黄彦 李伯新整理）